



南京大屠杀期间，日军砍杀我国军人俘虏。(资料照片)

图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的监舍。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摄

细菌战、毒气战、屠杀平民、虐杀战俘、人体试验……

### 掠夺资源 打八路军 城野宏笔供提要

据城野宏1955年1月笔供，他1914年出生在日本长崎市，1938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，1949年4月被俘。

重要罪行有：1941年，掠夺中国的资源，“加强了对日帝铁等军事物资的供应”。

1943年11月—1945年8月，“4次派遣1500余名机动兵力配合日军攻击中国人民和八路军。派遣两个大队掩护开采煤矿铁矿，并以保安队在全省掩护征集

食粮15万吨，铁约20万吨献于日军”。

1946年—1949年，“我参加5次阎锡山所进行的反人民作战，抵抗解放军，给解放军二千几百名的损害，给予居民以巨大的损害与破坏”。

1948年10月，“我和今村方策共谋策划，使第10总队加入太原东山战斗，给与解放军约一千余名的损害，组织（阻止）了太原的解放。”“我曾目睹十余发瓦斯弹落于解放军阵地炸裂”。

### 滥杀住民 手段凶残 相乐圭二笔供提要

据相乐圭二1954年11月笔供，他1916年出生在日本福岛县。1938年4月驻扎伪满洲国三江县。1938年7月起任步兵少尉中队长、中尉中队长、警备队长、代理大队长、大队长等职。日本投降后，投阎锡山部，任少将参谋长、团长等职。1949年4月被俘。

重要罪行有：1940年7月，在朱家川一带抓捕了12名住民审问拷打，后“以刺刀刺杀了8名，射杀了4名”。另外，还“逮捕了行宫塆附近住民约70名左右，于行宫塆东边约1000米地方，把其中30余名用土埋其半身，以机关枪扫射，全部把他们杀害了”。

1940年9月，参加对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反击作战，在任家村“第3中队长加藤友记逮捕了该村住民20名，于宁化堡把他们全部射杀了”。

“我于1937年4月起至1945年9月3日止，参加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恶事实，统计于下：即杀人总数为831名。杀人对象内计：男住民420名，女住民14名，民兵98名，八路军兵员252名，抗日军兵员38名，俘虏兵员9名。杀人手段计：射杀、刺杀、斩首、烧死、摔死、饿死、瘐死（坐监狱而死）。”

“伤害总人数为：519名”。手段是：射伤、砍伤、踩地雷炸伤、刺伤。

### 刺杀俘虏 解剖活人 菊地修一笔供提要

据菊地修一1954年12月笔供，他1915年出生在日本宫城县，1937年派遣到伪满洲国。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投国民党阎锡山部，任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少将炮兵团长。1949年4月24日在山西被俘。

重要罪行有：1938年10月上旬，在河北省高邑县，“为锻炼新兵胆量叫新兵刺杀俘虏”，“首先叫3名士兵向绑在桩子上的1名俘虏，于30公尺地点，一个一个的以冲锋要领突刺，接着又叫其他新兵2名同时刺杀在坑边的2名，将其刺落在坑里”。

1940年3月下旬，在山西省“崞县贾庄东北侧70公尺河滩上，将八路军俘虏3名由中队的兵5名拿刺刀突刺后射杀”。

同月上旬，配属在中队的军医中尉

河原信二，提出对俘虏1名进行活人解剖，“于是就允许他解剖。……首先把咽喉割开，不叫出声，施行盲肠手术后，河原信二拿手枪射击肠子，又把肠子割开缝合起来后，就那样搁在医务室，看经过的情况。第3天14时许，又施行隔断关节手术后，抬到中队兵营院子里，河原信二拿手枪射击还活着的俘虏头部，尸体埋在当场”。

9月中旬，“于偏关城内中队兵营碉堡里施行活人解剖，把肠子割断缝合起来以后，到第2天下午看经过情况，17时，把该人抬到偏关城内中队兵营东南侧城墙地方，河原军医拿手枪射击头部惨杀”。

1942年2月上旬，“由第3中队曹长金井忠作把和大队逮捕的6名居民一起于三岔堡城外东南角地里刺杀了”。

### 奸污妇女 设慰安所 永富博之笔供提要

据永富博之1955年2月笔供，他1916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，1938年在中国江苏省吴县任华中派遣军宣抚班班员。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投国民党阎锡山部。1949年在山西被俘收容，1950年12月9日被逮捕。

重要罪行有：1938年4月，为给将校们示范教育，在吴江县将1名俘虏“用日本刀予以斩首”。将“某中国女性而予奸污。其后经过一周，再赴苏州时，将该妇女带到吴江奸污一周”。

1940年10月，于苏州吴中饭店命差役介绍中国妇女（年龄20岁前后）奸污一次。

1944年7月，任霍县保安队指导员时，开设慰安所，“目的是用此来把保安队士兵麻痹于女色，杜绝其逃走，况且我自己亦可公然来满足兽欲”。

“我由日本侵略中国以来，直到日本战败为止，将所犯罪恶作一计算来看：由我亲手直接杀害的中国人共计61人。我命令而杀害的总人数为166名；奉命而下令惨杀者41人。”

“对妇女的强奸罪恶7件（其中有夫之妇为5名，姑娘2名）；设置慰安所而供日军及保安队员的兽欲罪恶为3件，12名妇女；我奸污的中国妇女为18名（慰安所妇女5名，饭店女招待4名，私娼8名，使女1名）”。

# 铁证！滔天罪行罄竹难书

——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 10——15

### 残害军民 播撒细菌 住冈义一笔供提要

据住冈义一1955年5月笔供，他1917年出生在日本大阪市，1939年入伍并于同月侵入中国安徽宣城县。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投靠国民党阎锡山部。1948年7月10日在山西太原被俘。

重要罪行有：1940年2月，在作战休息时，将“从民房中逃出来的1名老人，我先用刺刀刺其背部”，“该老人口吐鲜血死去”。

1941年12月，在山西太原，逮捕村民两人，“用日本刀刺第1名的胸部杀死”。对另1名同样“命部下将其斩杀”。

1942年2月中旬，在太谷县新庄村后山的山洞中捉来村民4名，“我将其二十二三岁的妇女在我的房中将其强奸了，另外的约27岁的妇女，由部下二三名轮奸”。对两名男人因拷问不回答，将其1名杀害。

1942年2月下旬，“掩护大队本部医务室曾根军医大尉以下约10名，撒布伤寒菌和霍乱菌”。“此间我的小队与中队一齐，在和顺县龙门村、官池堂、阳乐

庄其他二三个村庄（村名不详）占领要点，对医务室的人员在民房中，向碗、筷、菜刀、面杖、面板、桌子等食器类上涂抹细菌，又向盛饮水用的水缸中投细菌，或向村中的井中及附近的河中投入细菌的行动进行掩护”。

1942年3月下旬，“把拘留着的八路军女工作员（25岁左右）强奸后又由县警备队的士兵轮奸”。中队长为了不让大队长知道，“命我将上述的妇女及拘留着的八路军工作员2名、大孟镇的商人1名共4名杀害之”。

1942年5月下旬，在将军墓村西头民房中，将前一天在战斗中俘虏的八路军作战员及干部5名，“我亲自用日本刀斩杀”。

1942年8月2日前后，“指挥机关枪新兵约70名，把……俘虏约70名（其中有约50名是妇女），当作教育材料将其刺杀”。“于此次检阅期间，各教官、助教及约340名新兵，共杀害了约340名俘虏”。

### 吃人脑浆 烧毁民房 大野泰治笔供摘要

据大野泰治1954年11月笔供，他1902年出生在日本高知县。1934年12月志愿充任满洲国警务指导官。1938年10月被派遣到晋北自治政府。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投靠国民党阎锡山部，任太原绥靖公署炮兵集训团上校教官。1950年12月12日在山西被逮捕。

重要罪行有：1935年8月，从以横道河子为中心的附近地区逮捕来许多中国人民，其中约20名禁拘于横道河子警察署，“用殴打、灌凉水、捆绑等方法拷问。其中2名加上抗日思想浓厚的理由，由石田斩杀了，将头烧焦，说用脑浆配药送来哈尔滨，我吃掉了其中的一个”。

1936年，在滨江区珠河县“参加了以珠河县参事官为首的用警察队约60名组成的无住地带设定工作队（即制造无人区的工作队——译者）”。

1936年2月12日，在珠河县公署接收了两名女人，“一名是27岁的赵一

曼，”我“用手握或用鞭刺她的手腕弹伤，就共产党的组织和联络关系进行了将近两小时的拷问”。

1936年8月—1937年6月，组织保甲自卫团，并命令在杀害抗联和“通敌分子”时为证明功绩，要割下耳朵。保甲自卫团“于阿城县内枪杀了抗日联军的兵士和工作人员9名，把其中8个人的耳朵和一个人的头割下送来阿城县公署”。

1937年2月，“在滨江区阿城县南门外看到一个年约40岁左右的患癫痫病的乞丐，坐在城外非常脏”，遂命部下日人乞士用亚砷酸放在馒头内把他毒死。第2天听报告说，“给他吃了后毒死了”。

“我从1935年—1945年，杀害了中国35起计654名。”“我放火3起，烧毁民房约47户计146间。”强奸9起14名；拷打37起724名；掠夺合计36起，粮食64000吨，银洋3600元。

（中央档案馆7月12日至17日公布，本报有删节）

## 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

——专家评日本战犯自供

总结。其价值不可磨灭，也不应该被忘却。

近年来，日本右翼势力沉渣泛起，日本政要公然颠倒黑白、混淆视听，频频发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论，践踏历史事实和人类良知。从事“慰安妇”问题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表示，日本执政当局一方面在历史问题上频造事端，一方面在军事安全领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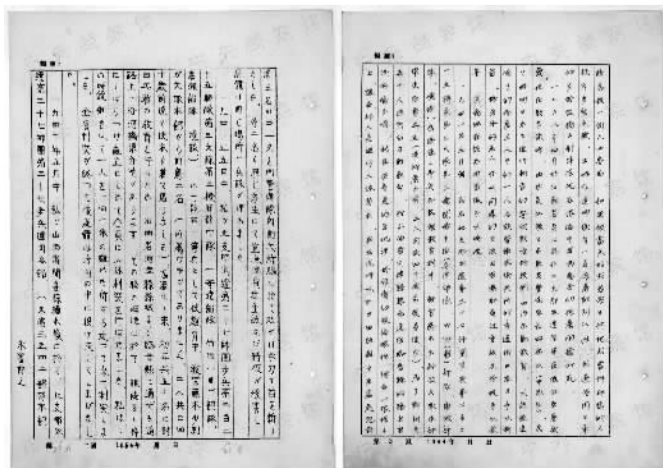
采取前所未有的举措，企图推翻二战成果，“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”。

有关专家指出，日本执政当局如果在开历史倒车的道路上一意孤行，将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。以青年一代为例，现在的日本青年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，对历史的初步认识主要靠学校的历史教育。一旦接受错误史观，日本年轻人将如何与亚洲邻国的民众相处？

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王泰平认为，公布日本战犯的供词，并不是为了唤起对他们个人的仇恨，而是以此正告

日本右翼势力要正视和尊重历史，也希望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日本战后派政界家和广大青少年，从藤田茂等人的供词中去了解那段历史，汲取教训，珍爱和平，防止历史悲剧重演。日本战犯的供词是对他们自身罪行的醒悟，更是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檄文，应该把它视为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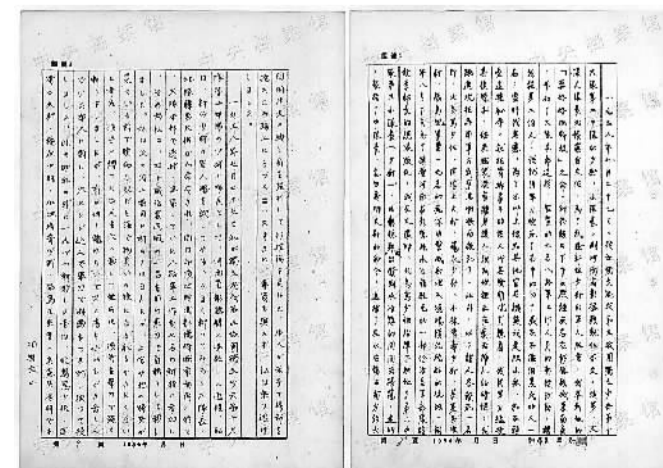
（综合本报和新华社消息）



（左图）和中文译文（右图）。新华社发



（左图）日本战犯菊地修一在法庭上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记者 张瑞华摄



（左图）和中文译文（右图）。新华社发